

官板

閑關錄

卷七八

		九	漢
		二	書
		八	門
四	三	一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九		九	漢
函		二	書
二	四	八	
架	冊	五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85
冊數	4 ( 3 )	
函號	299	8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閑關錄卷第七

答陸子美書

伏承示喻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三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已見輒為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又以自家所見道理為是不



知却元來未見他地位。而便以已見輕肆詆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擲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

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旣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



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濶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一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飭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

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力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却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前書示諭太極西銘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耳。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旨。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

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邪。無形器之物邪。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熹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熹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誨。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



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辨也。熹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二家之言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精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此急迫即是來諭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

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款。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益也。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濶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為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



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示諭縷縷備悉雅意不可則止正當謹如來教不敢復有塵瀆也偶至武夷匆匆布叙不能盡所欲言然大者已不敢言則亦無可言者矣

附子靜與陶贊仲書

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辨九淵以為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為是以他人為非且當與之辨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

足與言此哉

題太極西銘解後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及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

也

也



得然此是道理所繫我且直之固不容有所避也仁仲所說因書報及漫欲知耳所云不必置辨今時俗例爲此說乃是自見道理不明纔有此說便有此說之害如許行之並耕白圭之治水二十取一若似今人所見則孟子亦何用與之辨邪

按以上二說皆爲子美發

### 答陸子靜書

學者病痛誠如所諭但亦須自家見得平正深

密方能藥人之病若不免於一偏恐醫來醫去反能益其病也所諭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等語或恐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虚心以俟幸因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

### 附子靜書

九淵昔年兩得待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鵝湖然猶鹵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此日少進甚思一待函文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歲覽



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借易致  
 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  
 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於芻蕘曾子之易  
 簣蓋得於執鬪之童子蒙九二日納婦吉苟  
 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  
 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  
 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  
 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  
 周子所為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  
 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  
 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  
 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  
 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  
 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  
 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  
 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  
 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已

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  
 理大學曰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  
 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  
 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可以責梭山哉尊兄  
 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  
 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  
 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  
 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  
 人斂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  
 固自素定其足不足不能不能豈以人言不  
 言之故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  
 言無何也作太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  
 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邪洪範五皇極  
 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  
 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邪太極固自若也  
 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  
 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  
 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



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其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未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

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在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爲目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料度之說兄之論辨則



異於是如九淵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於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邪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九淵平心觀之九淵嘗答曰甲與乙辨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

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歷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細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辨者蓋以兄執已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九淵則以為不然尊兄平日倦倦於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雄孤雌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敢有能為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為愧此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今兄為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為然幸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保愛倚需柄用以澤天下



問居金  
卷七  
瞳按子美與朱子辨者太極西銘也今  
子靜獨以太極言之則於西銘理屈辭  
窮矣然不能自反以淑高明此其所以  
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答陸子靜書

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  
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  
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  
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

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翹白黑之易  
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  
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  
取舍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也况理旣未明則  
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  
遽紂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  
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  
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  
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



周禮金 卷之 十一  
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  
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  
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  
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旣不然。則吾之  
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况於  
人之言有所未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旣蒙不  
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  
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  
之先。而緼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

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  
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  
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  
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當在此  
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  
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轉將來到  
此。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  
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  
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



問歸錄 卷七  
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行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

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床上之床而已。



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

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



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  
此兩下說破則讀書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  
聞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以爲真無  
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然分明只  
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  
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  
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  
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  
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邪此尤非

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  
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  
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  
而亦爲此言邪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  
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  
常形邪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虚空斷滅都無生  
意之理邪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  
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  
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



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也。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如何。

二

來書云

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

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

熹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宜明辨。或者之說誠爲未當。然凡辨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



長者之遺意也

來書云人能以人之道非道洪人此理在宇宙間固  
之為入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  
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  
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  
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  
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  
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  
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  
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  
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  
疑不谷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  
期歸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為大者善與人  
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

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  
是而已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  
天下共之者以為是也今一以切磋而知其  
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奔如避荆棘  
惟新之念若决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  
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樂勝耻負者所能及哉  
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

熹按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  
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  
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為的當熹雖至愚敢不  
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知果  
安所决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



踐其言也

來書云

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

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

言即其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

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

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

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

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見非夫子叩

乏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

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

在會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

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

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

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

能無遺恨

請卒條之

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

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為

少言之不為多矣若以為非則且置之其於

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

獨無故於此創為浮辨累數百言三四往返

而不能已其為湮蕪亦已甚矣而細考其間

緊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

欲取勝未論顏會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

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來書云尊兄未嘗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土之床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

熹亦謂老兄正為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真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為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天地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

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豈可諱也

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

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請

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來書云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

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

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



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為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匪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尤明白，似是急於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

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為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為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

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絕同而否大學與中庸



不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為實字至為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所之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為虛字至為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不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為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

書未能無失往往類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

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等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為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為昧於道器之分哉

若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



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如

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為如何。此一

極分明。切望略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為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來書云。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

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此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為辨失其指歸。大率類此。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為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為不悞。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為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為不改之過乎。



來書云

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為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為四方之所面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為古又况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為中乎

來書云

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

道處但以加之太極之上則前又云若謂欲言吾聖門正不宜如此道耳

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

又如曰無為之為皆理勢之當然非謂別有

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贅今乃其正使得著力知欽夫之慮遠也

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

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

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

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



不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  
 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會謂不尚空言專務事  
 實而反如此乎

來書云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夫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

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會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私秘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著實彼此只是葛藤未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入殆非一言一行之過見其毋以久

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  
 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  
 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  
 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擷撲不破者  
 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  
 不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况今雖偶然道著  
 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  
 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  
 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







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粗淺之心。挾忿懟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已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誤。况其差有在於豪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來書云。西山言。美矣。然其言。平心。中間江德功封示三策書中。有小帖云。陸子靜策三篇。皆親手點對。令默封納。先欲作書。

臨行不肯作。此並是德功本語不知來喻何故。乃爾。

此細事不足言。世俗毀譽亦何足計。但賢者

言行不同如此。為可疑耳。德功亦必知是諸生所答。自有姓名。

但云是老兄所付令寄來耳。

熹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



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  
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  
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  
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  
先不好了况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  
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  
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  
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  
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會

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  
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子貢  
雖不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  
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  
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  
者反復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  
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會自處而輕之也  
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



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豪自滿自足強辨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為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

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為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辨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

試思之

### 附子靜答書

九淵五月晦日拜荆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尚三年半願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沃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淡矣不勝惶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



之戒深以為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精答書

瞳按以上數書辨論無極。理之是非與子靜之強辨取勝。縱橫繆戾者。昭晰明白。學者誠無容復置喙矣。但朱子關子靜以作用為太極。陰實祖禪。陽諱自來。子靜詆朱子私見蔽說。意見空言者。當

詳究而明辨之。朱子末書別紙論子靜為學之非。尤峻切詳明。主張朱陸之異同者。宜於此徵焉。昔世言今夏與公

答俞壽翁書

太極之書。度所見不同。論未易合。故久不報。又思理之所在。終不可以不辨。近方以書復之。其說甚詳。未知彼復以為如何也。極不訓中。此義甚的然。自先儒失之久矣。未必今人之失也。

答黃直卿書



近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黃子耕、吳伯豐皆在此。諸人皆見陸子靜來，甚有議論。近日有與之答問論太極書，未及寫去。大率其論與林明州不相遠也。不可以不辨也。其書與之其太極之按林明州名栗字黃中，淳熙戊申六月谷二日與朱子論易太極西銘不合，遂誣劾朱子。即朱子前書所言。今夏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者是也。亦書以俟。

言不答程正思書。采摭之云。此未暇。聖賢於臨川之辨。當時似少商量。徒然合關。無益於事也。其書近日方答之。所說不過如所示者。而稍加詳耳。此亦不獲已而答。恐後學不知為惑耳。渠則必然不肯回也。

答邵叔義書

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為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却不得也。所與左右書。



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恠。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為戒。

答程正思書

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其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且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略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為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

之心也

瞳按以上五書俱為論太極發也。其曰理之所在。終不可以不辨。恐後學不知為惑。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則朱子之為辨也。豈敢辨哉。

附子靜書

答朱子書曰。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會南豐之嚴健。南康為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其致辨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疎。終不明白。無乃為無極所累。反困其才邪。



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黑白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疎即更脫洒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為無極二字分疎亦更脫洒磊落

與林叔虎書曰與晦翁往復書因得發明其平生學問之病近得盡朋友之義遠則破後學之疑為後世之益若夫志卑識闇居斯世為斯世之徒固不足以論此上古聖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覺此民後世學絕道喪邪說蜂起熟爛以至今日斯民無所歸命士人憑私臆決夫抵可憐矣而號稱學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復晦翁第二書多是提起此學之綱非獨為辨無極之說而巳可更熟復之

與邵叔誼書曰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窘束或可療某復書又加明暢併錄往

幸精觀之

與郭邦逸書曰垂示晦翁問答良所未喻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者必已聞道然後知其不可須臾離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元晦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不會理會得不知指何為聖賢地位又何為留意此等語皆是胸襟不明故撰得如此意見非惟自惑亦且惑人近有復元晦書錄往一觀又有王文公祠記併錄呈得暇精觀之亦可見統紀也

與鄭溥之書曰膈月得元晦復論太極圖說書尋以一書復之今併往此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尚不沒於利欲當今誠難其輩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士論方伸誠得此老大進此學豈不可慶誠者非自成巳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無壅蔽昧沒



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彝倫之叙，數上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接於耳目，而冥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己之驗也。何往而不可致吾反求之功，此所願也。與同志日切磋而不捨者，與陶贊仲書曰：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辨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是。老氏之學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中太極不言無極，易太極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於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為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皆知無極之說為非矣。梭山會與晦翁面言，繼又以書言之。晦翁大好勝，不肯與辨。九淵以為人之所見，偶有未

通處，其說固以己為是，以他人為非，且當與之辨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遂尾其說，以與晦翁辨白，有兩書甚詳，曾見之否。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途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所以為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學者之事，當以此為根本。又曰：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併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元晦書偶無本在此，要亦不必看看，亦無理會處。吾文條析甚明，所舉晦翁書辭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觀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所謂本諸身，證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學者正，要窮此理，明此理，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不遇真實師友，妄以異端邪說更相欺誑。



非獨欺人誑人亦自欺自誑謂之謬  
妄謂之蒙闇何理之明何理之窮哉  
答胡季隨書曰來書所舉九淵與元晦論大  
極書辭皆至理誠言左右能徹私去蔽當無  
疑於此矣不然則今之為欣厭者皆其  
私也豈可遽操以為驗稽以為決哉  
按以上八書亦為論太極發也然匪直  
論太極而已也而二家交相攻擊判然  
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者益可見焉子靜  
凡言意見私見私說蒙蔽及答會宅之  
書之類俱詆朱子也  
語錄

學者云學者須是除意見子靜說顏子克己之  
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欲利害之私蓋欲於  
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先生痛加誚責以為此  
三字誤天下學者自堯舜相傳歷代聖賢書冊  
上並無此三字某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  
好底意見須是存留如飢之思食渴之思飲合  
做底事思量去做皆意見也聖賢之學如一條  
大路甚次第分明緣有除意見橫在心裏便更  
不去做如日間所行之事想見只是不得已去







與陳君舉書曰世習靡蔽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封於私見蔽於私說却鍼拒砭厚自黨與假先訓形似以自附益顧不自知其實背馳久矣天以是理界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永思及此益切悼懼

按子靜數書所言意見者俱晚年侮朱子也類附焉以見異同之趣

答陳君舉書

誨示之勤尤荷不鄙然嘗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

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為諧俗自便之計邪今之為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讒取辱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



而不敢以為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復其說。千萬之幸。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悞。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語錄

君舉謂某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為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大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如何方是深

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是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子靜雖占姦不說。然他見得成箇物事。說話間便自然有箇痕跡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鈎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



會又曰他那似得子靜子靜却是見得箇道理却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得且入太公案與白瞳按此書蓋攻討君舉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而因以攻討其失焉學者當知不可攻討幽憂之意不可泛然而不之察也

**附君舉書**

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印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宜須請見究此衷曲耳

按君舉蓋唱為不必攻討者其為邪詖之徒亂賊之黨也歟

開闢錄卷七



之於論如之黨也  
其於論如之黨也

閑闢錄卷第八

答劉公度書黃九日世之言行不一

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已。人人知已。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為異論所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邪。不知聖賢辨異論。闢邪說。如此之嚴者。是為欲人人同已。人人知已。而發邪。抑亦在我未能無瑕。而猶有待於言語辨說邪。今者紛紛正為論。易西銘而發。雖未免為失言之過。然未嘗以此



開卷錄  
為悔也。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試思之如何。嗚呼。此等議論。亦豈曰曠按此書亦責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無嫌也。其曰異論指子靜也。末乃深斥子靜荆舒祠記之非。子靜不以為然。語附諸左。答祠記之非。黃氏日抄考之詳矣。此不暇。別圖論云人。

附子靜答胡季隨書

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賢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固無足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歎。足下獨謂使荆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顏子之賢。夫子所屢歎。氣質之美。固絕人遠甚。子貢非能知顏子者。然亦自知非儔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嘆。當在問仁之前。為邦之問。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



禮之說所謂已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為已私也。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見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為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己故卒能踐克已復禮之言而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沒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

按子靜此書云同志之士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蒙蔽私見者皆指朱子也。克已之說蓋所謂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

篡弒之禍者

語錄

因看金溪與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已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真賊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辨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已私而思索講習却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



開門金  
卷八  
三  
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為。皆彼自謂不  
妨者也。杲老在徑山。僧徒苦其使性氣。沒頭腦  
甚惡之。又戀著他禪。嘗有一僧云。好捉倒剝去  
衣服。尋看他禪。是在左脇下。是在右脇下。待尋  
得見了。好與奪下。却趕將出門去。杲老所喜皆  
是麤疎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  
錫。呂居仁。輩稍謹愿。痛被他薄賤。汪文為入淳  
厚。趕張子韶輩不得。又有許多記問經史典故。  
又自有許多鶻突學問義理。又戀著鶻突底禪。

羣疑塞胸。都沒分曉。不自反躬窮究。只管上求  
下告。問他討禪。被他恣意相薄。汪文嘗謂某云。  
杲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曰。侍郎會究見  
其好處否。又却云。不會。今金溪學問真正是禪。  
欽夫伯恭緣不會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  
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  
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于罪惡。即  
都無了。然即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  
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剗地



開卷錄  
卷八  
四  
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惡。皆不礙其禪學耳。然嗚呼。一語。蓋世士大夫。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可。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

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爲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况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在。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却諱。某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



教壞了後生。箇箇不官去。讀書顛蹶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爲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蹶。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忠只具兩語。公云。不。少。滿。公。公。公。

黃達才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己。先生厲聲曰。公而今去何處勘驗。他不用克己。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己。這只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己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某人一書。說道才是要克己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某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己。便是說外



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  
 捉著他緊處別人不曉禪被他謾某却曉得  
 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分明是請事  
 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只去公在說  
 瞳按以上語錄三條皆斥子靜所言克  
 已之非並指工夫  
 答趙子欽書不似  
 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

夫不為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  
 窮理細密功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  
 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為天理盡在是  
 也則其所謂心地功夫者又安在哉  
 瞳按朱子平日論子靜之學約而該切  
 而明者無踰於此書矣學者究之  
 語錄  
 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  
 著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



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粗暴。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粗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吾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按此見答王順伯書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

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袞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



告子幾箇。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荀  
楊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又曰。告子  
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  
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  
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  
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  
地。一向所以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  
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下梢東  
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

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  
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見得箇物事。便都  
恁地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  
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  
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  
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  
世。卽今便是。  
瞳按以語錄及答子欽書觀之。則子靜  
以人欲爲天理也。其爲禪學可知。



答吳伯豐書  
 天賦之性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  
 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  
 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  
 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言。不可不察也。  
 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不察其本。其害愈  
 甚。答鄭子上書。天賦之性固為大病。然又不察  
 氣質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  
 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  
 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言。不可不  
 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不察其本。其害  
 愈甚。理為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  
 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

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其當之理。而彼以心與  
 理為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  
 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  
 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為  
 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  
 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  
 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  
 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  
 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宜以存心之理而正其  
 心。以窮理之學而致其知。則天

瞳按以上二書蓋亦指子靜也。故類聚之



答方賓王書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為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夯作弄，做天來大事，有不知此又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說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邪？所以為其

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然亦切勿以此語人，徒增競辨之端也。

不曠按此書斥認流行發見為本心之妙，而欲入者，始指子靜也。載之非直可見陸學之非，抑使有志於心學者，有所持循觀法，而無惑於異端云。

語錄



子靜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襲而取之他說如何正淳曰它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

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上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

草廬吳氏序象山語錄

道在天地間古今如一人人同得智愚賢不肖無豐嗇焉能反之於身則天之所以與我



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以深閤也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為先生之學者乎嗚呼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奮歟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言也  
曠按朱子之譏子靜也如彼草廬之宗子靜也如此可謂大不審矣薛文清公曰朱子論象山之學具有定論吳氏猶左右之何也旨哉言乎

答項平父書

所論義襲猶未離乎舊見大抵既為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為學功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為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者言心有慊卽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彊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

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洪範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不知曾子細看否。先儒訓皇極爲大中。近聞又有說保極爲存心者。其說



如何幸推詳之復以見告逐句詳說如注疏然  
方見所論之得失大抵爲學但能於此等節目  
處看得十數條通透縝密卽見讀書凡例而聖  
賢傳付不言之妙皆可以漸得之言語之中矣  
瞳按此書所謂今人者以上條語錄考  
之指子靜也朱子在南康與子靜面論  
告子見於文集語錄者未遑盡采其曰  
說係極爲存心者亦指子靜皇極講義  
也

答胡季隨書

荆門皇極說曾見之否試更熟讀洪範此一  
條詳解釋其文義看是如此否

按子靜知荆門軍著皇極講義

紹熙壬子上元

故二書皆言其說之非朱子又嘗著

皇極辨蓋亦爲子靜發也茲不及載學

者究之

答吳伯豐書

閑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



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覺得外馳支離煩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譎詭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功。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略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瞳按徑趨簡約，脫略過高者，指陸學也。覺得外馳支離煩碎者，指浙學也。幸稍

平正者，謙而自謂也。欠却涵養本原功者，自責以警伯豐也。篁墩之論，恐爲

平答林謙之書

熹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



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深淺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交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

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熹綿力薄材學無所至徒抱憂歎末如之何竊獨以爲非如執事之賢素爲後學所觀仰者不能有以正而求之故敢以爲請執事誠有意焉則熹雖不敏且將勉策駑頓以佐下風之萬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

瞳按此書舉昔聖賢教人之法以明當時學者之非味其詞推其意實指子靜







